

20世纪

总顾问
巴金 冰心

中国散文英华

● 关 外 卷 ●



主 编 吴欢章 沙似鹏
副主编 顾 潜 张祖健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关外卷)

吴欢章 沙似鹏 主编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354 000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7-309-01954-7/I·155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调换。

百年文海潮汐

——《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总序

吴欢章

在将要挥手告别 20 世纪的时刻,我们回首中国散文的百年历程,不免有七分自豪,三分感慨。在风雷激荡的 20 世纪,中国散文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同人民的脉搏相连,创造了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艺术业绩。放眼百年,名家辈出,佳作联翩,可谓群星丽天,繁花匝地,给中华江山装点了一派绵延不尽的美丽。然而百年来的中国散文犹如中国社会一样,前进途中又是千回百转,迂回曲折,春去秋来,潮起潮落,其间充满酸甜苦辣,历经沧海桑田。不过从总体来看,20 世纪的中国散文,确是一个艺术宝库,也是一座历史丰碑,其百年旅程中的兴废更迭的印迹也是足以启发人思索的精神财富。历史是连续的,也是螺旋形上升的,重要的是经验应该总结,教

训应该记取。今天我们来检阅百年来的中国散文，正是为了使它以更坚实的步伐跨入新的世纪。

20 世纪的中国散文，可说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散文是最贴近生活的文学样式，同时代生活保持着紧密联系是现代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因而百年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在散文中得到全景式的反映。从民族觉醒到国家变革，从民主革命的烽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从工农大众的悲欢到知识分子的沉浮，从国内各民族的生活变迁到海外游子的生存状态，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无论工农商学兵，无论东西南北中，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散文作者所摄取，都在散文画卷里被无远弗届、无微不显地表现。展阅这些散文，犹如走进活的历史，从中你会看到活跃在 20 世纪大舞台上的中国人的英勇身姿，感受到贯穿百年的振兴中华的火热灵魂，领悟到渗透在社会深层的生活底蕴。这是一部认识和理解 20 世纪中国的具体而生动的生活教科书。

对时代主潮的注视，对有关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的生活现象的关心，是 20 世纪中国散文的重要特征。20 世纪是中国历史由近代转向现代的世纪，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而前赴后继地英勇奋斗的世纪，社会巨大转型期的时代风云，强烈地吸引着众多散文家的注意，激起他们的创作热情，这是很自然的。自本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梁启超、秋瑾、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王统照、巴金、丽尼、柯灵、何其芳、丁玲、孙犁、刘白羽、魏巍、杨朔、魏钢焰、余秋雨等等，一代又一代散文家，为关系到亿万中国人命运的时代潮流推波助澜，献出了心灵激情和艺术才华，这正是他们作为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艺术家的良知的表现。任何时代都有主流，任何时代交响曲都有主旋律，正是它

决定着时代的轨道和方向，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散文家关注和投入时代的主流，描绘与其牵连的各式各样的生活现象，不但可以使散文创作走向大气，而且可以使生活的反映达到深刻的程度，从而发挥推动时代前进的积极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许多散文家的创作成就已经历史地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时代生活是广阔的，有主流，也有许多支流。它既有雷霆风暴的一面，也有霁月清风的一面；既有金戈铁马的一面，也有轻歌曼舞的一面；既有大江东去的一面，也有小溪潺湲的一面；既有壮怀激烈的一面，也有闲情逸致的一面。散文作为自由而灵活的文体，它的领域应该是海阔天空的，它表现的对象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现代中国散文家正是充分运用了散文的文体特长，创造了灿若云霞的艺术景观。冰心的爱的呼唤，朱自清的儿女情长，徐蔚南的描山画水，郁达夫的屐痕处处，周作人的品茗谈艺，林语堂的幽默说文，秦牧的艺海拾贝，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诸如此类，都使文苑增添了赏心悦目的佳卉，给读者带来怡神益智的审美享受。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反映时代主流而反对生活的多样表现，也不能因为强调生活的多样表现而反对时代主流的强调。散文百年历程反复表明，各执一端的片面观点，有碍于散文创作的繁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才是从历史中引出的正确结论。

散文是不能虚构更不容许虚假的，无论反映什么样的生活，真实性是它的第一要义。散文创作必须直面现实人生，对所描写的生活有真切的体验和感受，才能产生具有真实性的作品。用想当然的理念去代替生活本身，不管如何添油加醋，不管怎样花里胡哨，也只能导致散文的虚伪。但生活又不等于艺术。有闻必录，对生活全盘照搬，罗列和堆砌生活现象，也是散文必须防止的弊端。散文创作必须经历一个由生活转化为艺术的过程，经历一个由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的过程，这样才可能诞生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散文作品。在这个提炼生活的过程中，当然不能排斥理性的作用，

问题在于必须从生活实际出发,着眼于生活本身,用理性的光芒照亮生活素材中所固有的带有本质意义的和动人的东西,这样创作出来的散文才能发挥感染人心而又于人有用的作用。在散文创作中,一方面要反对主观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自然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方法,这也是我们从现代中国散文的曲折发展中必须汲取的教训。

二

20 世纪中国散文也可说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史。散文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个人性的文学样式,它不但要表现作家眼睛里所看到的世界,更要表现作家心灵中所感受的世界。现代散文在描绘世纪风云的同时,也映现出流淌百年的心灵波涛。通过 20 世纪中国散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漫漫长夜里中国人民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革命浪潮中反对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精神轨迹;可以听到被压迫者的痛苦呻吟,也可以听到反抗者的战斗呐喊;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黎明来临的喜悦,也可以听到新时代奋勇前进的脚步声;可以看到征程多艰所引起的民族沉思,也可听到峰回路转所激发的春天歌吟。一部中国现代散文史,犹如高尔基作品中的丹柯所举起的心灵的火炬,辉耀着百年来的漫漫征途,显示我们民族精神的伟大、坚强、丰富和美丽。

现代杰出的散文家郁达夫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观察,曾经指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这既是对“五四”以后“王纲解纽”时代的散文创作的一个概括,也是对散文的文体特征的一种说明。散文是一种直接出诸个性又诉诸个性的文体,它必须立足于作家的真情实感,有作家的真生命、真见识和真歌哭,才可能具备散文所特别需要的亲切感人

的力量。无个性，即无创作的真挚性，也就不可能有散文以之为生命的真实性。现代散文的历史反复表明，凡是思想解放、个性活跃的时期，散文就出现繁荣的局面；凡是思想沉滞、个性压抑的时期，散文就沦于萎落的境地。尊重作家的艺术个性，就可产生散文的艺术独创性，就会形成散文各具风采的艺术风格，就能出现散文创作万紫千红的气象，而只有这样，才可能满足人民大众多种多样的审美需要。这是现代散文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所显示的一条艺术规律。

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承认作家有选择题材的充分自由。散文家只能表现自己所熟悉的和感动过自己的生活，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不要轻率地横加干涉。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承认作家有表现自己的生活见解的充分自由。散文最不能容忍人云亦云的平庸之论，倒是最需要基于深刻观察的独到见解。散文有没有表现出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是它能否具备深刻的思想力量的根本原因。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承认作家有艺术表现的充分自由。散文家采取何种体裁，运用什么方法，应完全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和美学爱好而定，在“如何写”的问题上更不该有什么限制。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鼓励作家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散文的艺术风格是作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综合体现，是作家的个性发挥到极致和达到成熟境界的艺术结晶。我们应充分认识各种艺术风格的存在价值，只有无数闪光的星体才能构成灿烂的天宇，如果随意抬高一种艺术风格而贬低另一种艺术风格，只会导致整个星空的暗淡。我们之所以强调提出以上这些意见，因为这是从现代中国散文演变过程中引申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自然，现代中国的散文史也告诉我们，散文家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其中也有高低、深浅、宽窄等等的差别，但我们不能消极地限制艺术个性的表现，而应积极地引导散文家的艺术个性使之高尚化、深刻化和宽广化。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充分张扬散文家的艺术个

性,必将促使散文这种自由的文体更加兴旺和繁荣,在振兴中华的伟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

我国幅员辽阔,散文创作的分布地域是相当广大的。现代中国散文实际上是由各县地方特色的散文创作共同融合而成。地域特色,正是构成统一而又多样的现代散文的重要因素。“五四”以来席卷全国的新文学主潮统摄着和推动着各个地域的散文创作,而各个地域的散文创作又吸纳着和丰富着新文学的主潮。从地域文化视角来观察和研究 20 世纪中国散文,有利于深入把握它那相辅相成的辩证发展的艺术规律,也有利于促成全国散文创作百花竞艳、百舸争流的良性机制和完善格局。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现象,历来为中外文艺家所重视。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曾把“环境”作为决定文学创作和发展的“三要素”之一。我国古代不少论著很注意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分野,现代的鲁迅也曾研究过“京派”和“海派”的区别。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愈趋重视。从文学领域来看,河北的“荷花淀”派,山西的“山药蛋”派,西部文学,关东文学,“新边塞”派,岭南文学,巴蜀文学,荆楚文学等等,都先后进入研究者的视线,有方兴未艾之势。这种时代信息提醒我们:应当把研究中国散文的地域文化特色的课题提上日程。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应该说是相同的,但我国版图广阔,地域繁多,各处的地理环境、民情风俗、生活方式、文化渊源、艺术风尚又不尽相同,因而导致散文创作也各有不能代替的特色。同是反映都市生活,但萧红那具有关东气质的散文不同于张爱玲散文的海派特色;同是抒写文化感受,但江南的余秋雨也有异于塞北的张承志。研究散文的地域特色,掌握它们各自的艺术规律,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现代中国

散文的丰富性并促进这种丰富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提倡文学包括散文的民族化、大众化,而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地方特色恰恰是民族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肯定和提倡散文的地方特色,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它的读者覆盖面,正如鲁迅早就说过的那样,“现代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鲁迅全集》卷10,206页)

研究散文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在我国文学史上常有以地域文化为基础形成艺术流派的现象,譬如明、清两代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公安派、竟陵派和桐城派就是如此。通过艺术流派的竞赛推动文学的发展,应该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方法之一。自然,形成艺术流派的因素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着眼于我国幅员广阔、地域众多的状况,是否能以某些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相同或相近的地域文化为基础,建立各具特色的艺术流派,以形成我国文学包括散文的绚烂多姿、繁花似锦的局面?我们这样的设想,既有历史的先例,又有现实中已经萌芽的趋势,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在认识上提高自觉性,努力加以理论的鼓吹和艺术的实践。

我们正是本着这种想法,编纂了这套《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丛书。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或按作家编选,或按题材编选,或按主题编选,或按体裁编选,而是以大的地域为基础加以分类编选。为了扩大编选范围,我们在分卷编选某一地域的散文时,把与之相邻近地区的作品也纳入篇幅。我们在这样做时,曾经遇到不少难题,编选中肯定有许多不尽准确和不尽科学之处,我们只是想为我国地域散文画出一个粗疏的轮廓,给读者和专家提供一个阅读的文本和研究的参考。

四

现代散文的文体自觉,开始于“五四”时期。在中国古代,“散文”的范畴是很宽泛的,除了诗、赋等韵文以外的文体统称之为散文。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才提出了关于“散文”的新观念,把“文学的散文”和“文字的散文”区分开来,特别强调了散文的文学性。沿着这个思路,后来很多作家先后提出了“美文”、“纯散文”、“随笔”、“絮语散文”、“小品文”等名称,目的都是为了规范“散文”的文体。在文体特征上一般都强调了散文的随意性、个人性和艺术性,在表现方法上则强调了抒情性、叙事性、议论性诸种艺术元素。但到30年代以后,“散文”的观念却又逐渐走向“泛化”。因为在现代散文发展的过程中,适应时代的需要,这种文体不断发生裂变和分化,偏于说理的“杂文”逐步壮大,而偏于叙事的报告文学、史传文学等也日益蔚为大观。本来文体的分化应该说是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像“杂文”、“报告文学”、“史传文学”等等已渐渐形成独立的文体形态,但我们却一直把它们都囊括在“大散文”的范畴之内。文体的泛化和文体意识的含糊,给散文创作带来了不少弊病。为了救正这个毛病,近年来有一些散文家和研究者又提出了“艺术散文”的概念。其实,这仍是一个折中的、尴尬的、模糊的概念。既然有“艺术散文”,难道还有“非艺术散文”么?散文就是散文,它既不同于诗歌、小说、戏剧,也有异于杂文、报告文学、史传文学等等,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有着自己特殊的质的规定性。看来,重新为“散文”定位和正名,净化“散文”的文体意识,已是今天当务之急,这样才有利于我国散文按照自身特殊的艺术规律健康发展。

散文这种文体究竟有什么艺术属性呢?这里只能略举数端。

第一,散文姓“散”。“散”的含义,既包括作者心态的自由,运笔的随意,眼界的开阔,想像的纵横,也包括题材的广泛,体裁的灵

活,形式和手法的多样。

第二,散文特别贴近生活。所谓“贴近”,是指它直接描写生活,直接向现实“发言”,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见解,也是指它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常常是近距离的,往往迅速而及时。

第三,散文要有抒情性。面对读者,作者须敞开自己的胸怀,无所掩饰地袒露自己的喜怒哀乐,以真挚的热情的火焰去点燃读者的心;它的叙事和议论等等,必须浸润在抒情的气质里,“笔锋常带感情”,方具有感人的力量。

第四,散文要有意味。它描写生活又不能拘泥于生活,就事论事,说“一”是“一”,必然流于浅薄和琐碎;它应该从生活本身发现一点内在的意义,表现一点真知灼见,举一反三,“秘响旁通”,才有利于提高读者的思想境界。

第五,散文要美。所谓“美”,包括内容和形式,也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散文要有高尚的思想,美好的情趣,并使之通过精心的构思、尽可能完美的形式、反复琢磨的流畅洗炼的文字准确而又充分地表达出来,散文美,才会赏心悦目,濡染读者。

我们就是依据对散文的这种文体观念,编选了这套《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但由于卷帙浩繁,再加我们见识有限,其中肯定有许多不够准确和完备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多加指正。

1997年红叶时节,

写于黄浦江畔

独具魅力的艺术长廊

——《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关外卷》前言

潘颂德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本散文选，是《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的关外卷。

关外，是一个地域名称，它的范围，由北往南，依次是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这套丛书为了编选方便，将内蒙古也纳入这一卷。无论是关外，还是内蒙古，新文学的起步，比起关内来，都要晚十年左右。就东北三省来说，1928 年，东北易帜，南北统一后，上海、北京等地的进步文艺书籍才大批畅销关外，东北三省有不少文学青年才有机会较多地接触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但不久，三四年后，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就进入长达 14 年的沦陷时期。东北沦陷时期，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敌伪严酷的统治,使散文领域显得比较沉寂。但是,“盛世有文学,衰世有文学,甚至在外国侵袭和统治之下也有文学。”(柯灵《〈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小引》)犹如小草在大石重压下曲折生长一样,在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作家们还是运用散文这种文学样式,抨击时弊,寄托激愤,抒情写意。敌伪的高压,森严的文网,使作家们难以采用大声呐喊、直接倾吐心声的语言和表现手法,而以含蓄的语言、象征的意象、曲折的笔法来反映黑暗的现实生活、表现人民的反抗斗争、抒写追求光明的强烈愿望。

东北沦陷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并登上文坛的青年女作家萧红本时期创作的散文用白描手法叙写了人民贫穷、凄凉的现实生活,在委婉的抒写中倾吐了郁闷的心曲。她的《破落之街》不但反映了她个人当时陷入贫困的无奈,也展示了人民的悲惨生活。作者还抒写了彻底否定这种生活的心情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从结尾的自责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后来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础。姜椿芳的《呼兰之行》主旨不在叙写呼兰的风光与景物,而重在反映敌伪统治下不同地区的贫富悬殊与“天下穷人一样穷”的社会现实。陈隄的《新居》,运用象征、暗喻手法反映敌伪统治下阴森、恐怖,像囚牢一样“终年看不见阳光”的生活与忧郁苦闷的心态。艾循的《夜景》叙写老实本分的青年农民张英因生活的窘迫欲行窃杀人的扭曲了的心态以及他的内疚和自责,从而对黑暗社会提出了愤怒的控诉,又从侧面反映了敌伪统治时期地主勒索佃农、横行乡里的罪恶行径,歌颂了青年农民的斗争精神。

有压迫,就有反抗。沦陷时期的黑暗现实,激起了广大人民,尤其是最早觉醒的知识青年对光明的追求。刘丹华的《太阳东升的时候》抒写了一对青年恋人追求光明的乐观情怀,采用象征手法,抒写了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如同“五四”新文学初创时期不少作品关注妇女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一样,东北沦陷时期也有不少散文反映妇女的命运。青年女

作家白朗的《逃亡日记》以日记形式叙写摆脱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后逃亡异地所遭受到的旅店老板和店伙的猜疑、警察的盘问，展示了深受封建意识侵蚀的人们的畸形心态，更反映了觉醒了的青年女性敢于冲破封建牢笼、走向自由天地的勇气。

总之，东北沦陷时期由于敌伪统治的严酷，政治环境的险恶，散文家们无法直接吐露心曲，大多只能采用象征、暗喻手法曲折地反映黑暗的社会现实，寄托国家民族的兴亡之感，抒写对自由与光明的向往之情。虽然艺术表现上比较含蓄、隐晦，而且不少篇章艺术上似较粗糙，还不够成熟，但就总体来说，还是反映了社会的现实、时代的面影、人民的心声，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认识作用与审美价值。

历史进入五六十年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天地里，关外散文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政治上“左”的路线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散文存在着思想内容上的矫揉造作与艺术表现上的拘谨、单调的弊病。本书所选的草明的《六月的鞍山》、玛拉沁夫的《鹿的故事》、李根全的《渔家乐》、陈森的《漓江春雨》、韶华的《人—巨人》等散文，都创作与发表于那一时期。它们或者表现了关外人民民主革命时期与日伪斗争的英勇业绩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创造国家财富而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或者描绘名山胜水的旖旎风光、东北大地的风土人情。它们是那一个历史时期散文的名篇佳作，虽然不可避免地留有那个时代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有时代印痕，但对于我们考察 20 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流程和总结现代散文艺术的成败得失，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篇章。

1976 年 10 月，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清算 50 年代开始的，尤其是十年浩劫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左”的政治路线的流毒，文学艺术方面，开始清除文艺附庸于政治、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陈旧观念，曾经被誉为“文艺的轻骑兵”的散文，也从为政治服务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散文

家们逐步确立了主体意识,拓宽了散文创作的题材领域,拓展了抒情天地,形成了风格的多样化,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境界。

如同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一样,关外散文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了一批反思“十年浩劫”的篇章。鲁秀珍的《心之光》以质朴的文字抒写了“十年浩劫”给人们带来的心灵上的伤痕,叙写了50年代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意大利教育家亚米契斯《爱的教育》和巴人《文学论稿》所受到的不公正遭遇,以及在“十年浩劫”期间巴人女儿被迫与父亲脱离父女关系的时代悲剧。文章结尾,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让我们多一点爱之光,少一点心的阴影吧。”深刻反思的结果,赢得了观念的更新。

关外八九十年代不少散文叙写了粉碎“四人帮”后伴随着观念更新而来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刘元举的《我总想活得不平庸》向读者畅开心扉:“我总想不平庸地活着。”作者更写出了自己所树立的不平庸的标尺的不断升高:“当年视为不平庸的标尺,可是今天又陷入了更大的平庸之中。”因此,“不断地摆脱平庸,却又不断地陷入平庸。”总之,“思想也在涨价,信念也在涨价。”一代代人价值观念的嬗变以及为实现不断升值的价值观念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促使下一代比老一代有出息。

女作家金叶的《等待漂泊》抒写的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家庭牵累的无奈。“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生命是自己手中的一支笔,理想是自己心中最美的歌,在广瀚的天宇上纵情地书写,纵情地吟唱!”但是,“我”对自身追求的理想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理想以及那理想能否实现,却是不甚清楚、毫无把握的:流浪或者说是漂泊,“可能成伟人,也可能成废人”,漂泊是“孤独者的冒险的行程,赌注是自己的生命,结局或辉煌或惨败。”这种对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与这种追求是否成功毫无把握的心情,正是社会转型期相当一部分青年心态的真实写照。

当然,我们这里着重指出观念更新后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价值

观念的重塑引起散文题材领域的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关外八九十年代散文注重了开掘主体内心真实之后,远离了社会现实生活。事实倒是相反。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关外散文家们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真实而又生动地描写与反映了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当然,这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十七年与十年浩劫期间的“快速跟踪”和“近距离反映”截然不同,而是注重对社会生活作全方位、深层次的反映,从而杜绝了假、大、空,开掘了生活的深层意蕴。

著名散文家门瑞瑜40多年来学习、生活、工作在黑龙江这块黑土地上,在散文园地坚持不懈地辛勤耕耘,先后出版了《漠河白夜》、《瑞瑜散文选》、《江畔放歌》和《雪国绿》等散文集。作者恪守文学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坚持深入生活,创作了一批描绘黑龙江省城市与农村广阔的现实生活及其变革的作品。因此,他的散文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林区小镇》在不足两千字的篇幅里,具体生动地展示了北国林区小镇80年代的变化。作者将历史与现实、绘景与写人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既以小见大地反映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又刻画了几代北国人美好的心灵世界;既渲染了林区小镇的特异风俗,又抒写了改革开放年代的时代精神。在《冬泉》中,作者热情赞美北国的自然美景,赞美冬泉“冻成冰色也不向严寒的大自然屈服”;作者更纵情赞美不畏严寒、献身北国教育事业的小学教师。作者将自然景色的描绘与人物精神风貌的刻画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自然美的描绘起到了烘托人物心灵美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关外许多散文家都能密切关注现实生活,着意寻觅生活的芬芳,他们的许多散文佳作,记录了时代的足迹、人民的业绩、社会的发展,热情颂扬了生活中的真、善、美,鞭挞了生活中的假、恶、丑。如林子的《眼睛》,何鸿雁的《叶》等。

辽宁著名散文家文畅(本名邢德昶)同样注重从生活中提炼素

材，开掘生活的意蕴。他的名篇《广场遐思》从70年代末钢都鞍山市中心广场遍植绿草写起，由此追溯广场的一幕幕往事：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广场蒿草丛生、狐兔出没，日本侵略者在此横行不法；这座城市回到人民手中以后，人民用双手把野地修成了宽阔的广场，广场成了一块欢乐幸福的土地；“十年浩劫”期间，广场掀起了漫天的黄沙浊尘，搅起了令人窒息的腥风血雨，变成了中世纪的古战场……。作品由此留下了历史的脚印，反映了时代的巨变。中间穿插了老李一家在日伪时期与“十年浩劫”时期的悲惨遭遇，更增添了作品的厚度和力度。

同样，谢树的《兴安杜鹃》、王中才的《青月庵的记忆》、雷加的《江河行》、丁茂的《南院的梦》、王忠瑜《诗一样的生活》、赵赴的《天涯归舟》、张毓茂的《公眉先生》、素素的《家枣树》、陈珂的《海南情韵》、王瑞起的《晨光》、边玲玲的《寻求佛陀之梦》、韩梦杰的《蓝色飘带上的“依玛堪”》等许多篇章，都是从生活中选取素材提炼而成，犹如带露的鲜花，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当代文学大师巴金曾说过，散文是一种需要“把心交给读者”的文学样式，也就是说，一篇好的散文，作者总是向读者畅开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因此郁达夫在谈到散文创作的体会时说：“散记清淡易为，并且包含很广，人间天上，草木虫鱼，无不可谈，平生最爱读这一类书，而自己试来一写，觉得总要把热情渗入，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达夫自选集》自序）巴金、郁达夫的论述，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绘景述怀，真挚、淳厚的感情是写好散文的前提条件。收入本书的每一篇散文，都具有真挚、淳厚、强烈、深沉的感情。

散文，就其抒写的内容来说，大略而言，无非一是写人，二是记事，三是绘景，四是述怀。其中最主要的是写人与记事。诚然，写人与记事，并不是截然可分的。然而，为着说明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它们分开来说。在写人抒情的散文中，自然还可分为抒写亲情、师生